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八

朱國禎輯

閣臣

國朝閣臣惟三楊和衷南陽深不滿于文貞歷數其短洛陽餘姚共事遇明主號稱極盛旋遭逆豎共患難卒得令終長沙委蛇補救甚多新都承其後卓然名世南海能揣己讓賢千古僅見永嘉剛愎逼逐鉛山鎮江幾無人理分宜陷貴溪至死華亭柔分宜而傾之凡若此者原非同調便生異心小者逞口詐大者動殺機勢逼使然深心獨運然未有新鄭之知江陵與江陵逐之之

狠者大權驟握必危高位久居必跌此後出以和平持以黽勉受腹心之寄而猜疑乘之竿事權之柔而議論侵之局又大變矣

嚴分宜殺夏貴溪書以後書嚴或書姓取便獨當國雖有許靈寶張茶陵不久于位徐華亭副之凡十餘年委蛇相從而嚴懲前慮後待接頗殷勤從中默默救正甚多四十一年嚴氏敗徐遂當國請添閣臣不允惟袁慈谿同事四十四年嚴世蕃市斬慈谿亦卒請添又不許壽吏部尚書得入者二人亦未久即歸先三十一年二王出就婚裕邸講官用編修高新鄭簡討陳西充景王皆簡討示别

然人言藉藉謂嚴有二心世蕃一日造新鄭曰某父子事二府低昂在心因　主上多疑外間形蹟不得不少渾合乃聞殿下微有介介何也曰某史官之長頗有虛名尊公推擇首用進諛此默寓東宮之意殿下亦深識此意但不敢明言耶中外意下亦自曉然公何所聞爲此言且休矣某在此可以相信矣世蕃實以新鄭伉直有懷即吐故以此試必徵詞色應之事貞情摯大喜而去然胥小煽動其說益長甚有攟拾裕邸較尉酒食小過報于錦衣陸炳上之炳亦欲因此探向背疏入候苑門外　上覽而呵曰炳大膽得無驚動哥兒擲去不省

炳為駑悖嚴亦心死而外亦竟無知者方士陶仲文聽
遊騎故與新鄭相遇上其必貴至是來迎殷勤却之曰
公天子幸臣某王府老長史也交結近侍國有常刑獨
不鑒覆轍乎旣自負才氣侃侃日益發舒稱進論聲宏
語壯昂立班中王傾聽敬禮殊甚嘗問曰余出藩先生
資高能屈同行坐僉事下乎（長史與僉事同品坐其下此舊制也）叩首曰
殿下無爲此言惟益起孝敬以人合天必有大福時宮
府雖隔絕而小豎覘報無虛晷　上悉其狀凝然不發
一語雖殺楊椒山郭中允而意久已大定矣高亦益引
嫌移居傍王邸與朝士日遠舊知契同年皆以王官目

之不復加意惟張江陵數過從慨慨譚天下事人莫能測久之歷爲祭酒凡邸中有事雖夜半必馳馬問之于嚴氏爲門生進見頗露桀驁態覘世蕃茂如嚴生辰同鄉皆集高往候送出徐日有古詩二句恰相似敢問何詩曰大雞昂然來小雞拱而立蓋俗謂江西人爲臘雞頭也嚴大笑無如之何又心薄華亭形跡甚踈雖出意相待終不屑往已積資至侍郎學士銜邸天表非凡天序已定景邸之國即薨無東宮之稱而有其實高勢亦日重乙丑典會試 世廟多忌諱各鄉試以何字犯而得罪者甚多有杖死者邸中第一子生入直侍郎閔如

稱賀表中云慶　賢王之有子賀　聖主之得孫　上
大怒劍擊其疏曰可斬渠先子而後我廢倖三級出為
南禮部尚書慈谿其門生也止之曰師旦夕大拜一去
南不可復至矣歷額曰吾以逃死諸子自為之其危險
如此至是高孟子題一節中有民之秉夷何北虜方疆
歲歲入邊　上憂之甚督撫以下死者已數人見之震
怒曰夷有何德而好之以問華亭曲為解時方得君
上亦春秋高漸平怒乃霽歲若一二年前必重得罪雖
救無所用力矣明年三月以禮部尚書同吏部尚書郭
安陽兼大學士參機務徐引之也明知藩邸必嗣位以

此收之事徐無加穢且侵之徐曲忍若不聞又明年十一月　上疾給事中胡應嘉彈高不忠二事一言拱拜
命之初即以直廬爲狹隘移其家屬西安門外負夜潜歸殊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　皇上近稍違和大小臣工莫不籲天祈祐拱乃私運直廬器用于外似此舉動臣不知爲何心拱疏曰臣進閣内直得賜直房前後四重爲楹十有六從來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得之方自以爲奇遇乃謂臣嫌其狹隘豈人情乎綠臣家貧無子又鮮健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食爲久侍　皇
上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在直諸臣毋過紫宸殿展禮

必將所用器物而去旋即移回相率以爲故事而科臣又借此詆臣尤爲不根應嘉前此本無怨于臣毋見惡稱臣爲大材近因臣所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罷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忌臣之入直而乃以爲出直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非才情態反復如此惟皇上裁察疏入會 上病未省華亭票擬奪供職批出應嘉楊州人與徐同鄉益致疑謂應嘉承望爲此兩人隙始搆互相根排小人交搆其間幾致黨禍實此一疏啓之越三十餘日 上崩徐草遺詔建言者召用鄙錄見監者釋放方士各正刑章文齋撤西苑諸殿匾額高

天不平謂發揚　先帝之過且云所草一字不通華亭
徐曰起結處亦無不通高攘臂而出　穆宗即位改元
二月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考察不公以私
憤論給事鄭卿御史胡維新徐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
妄奏首犯禁例擬　旨黜之臺諫疑出高意給事中歐
陽一敬論救語侵高下所司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
芳等復以爲言徐奪于衆論亦自悔改擬調用而高又
疑一敬之疏徐實與聞嫌隙愈甚京察拾遺南灘至高
亦與焉前此所未有也　五月御史齊康劾華亭陰邪
貪位專權蠹國狀復言　先帝往欲建儲階堅執不可

及　皇上登極有疑懼心遂詐稱病以書　上意又與大學士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令階春芳安心視事於是階疏辭言齊康劾臣過惡皆朦昧之事謂父子請托則各部當事之臣可以召問俱不必與辨至　建儲一事係臣屢提尤爲妄誕臣昔在禮部曾四疏請立　東宮不報及備員內閣　先帝嘗問及傳繼于是恐啓他疑以故不敢贊成而　皇上之仁孝曾懇爲　先帝陳之至今繳進御札及臣所藏皆可查對亦何待臣之言而後明耶獨臣父子叨逾已極嚴蒲處盈昔人所戒乞罷臣父子官以謝言者　上曰卿夙効忠

愆朕已久悉茲當初政方切倚毗豈可遽以浮言求退
宜遵諭即出供職是日春芳亦具疏乞休 上並溫旨
答之不允於是科臣陳瓚歐陽一敬等道臣凌儒張檟
等交劾康爲拱門生聽其指授宜寘諸法而大理寺丞
海瑞言階事 先帝無能改於神仙土木之悮畏威保
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
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拱左都
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論不行引咎輒復逞辨以故言者不
已康懷奸挾私黨邪誤國不重治之無以慰人心定國
事是月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深等各奏康妄言

上納其言乃重譴康而諭留䀿始康既上科道諸臣盡
閧下相與嘻罵之一敬尤不勝憤首疏論康而康亦論
一敬互相指為黨邪譁然攻訐無復忌憚高前後疏辨
詞旨頗激言者益衆極言醜詆逮章特疏不下數十其
持論稍平者猶 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而其他
輒目為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劒誅拱以必去
拱為快御史巡按在遠方者轉相倣傚即不言衆共趣
之大抵隨聲附和而已高既稱病乞休疏屢上 上為
遣醫診視宣諭賜賚恩禮有加終不出求去益堅乃報
許馳驛還仍賜白金文綺行人護行明年七月給事中

張齊劾華亭事　世宗十八年神仙土木皆所贊成及
世宗崩乃手草　遺詔歷數其過賂與嚴嵩處十五
年締交連姻曾無一言相忤及嚴氏敗卒背而攻之階
爲人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者諸邊告急畧不省聞惟
務養交固寵擅作威福　上曰徐階忠誠體國朕所素
鑒張齊輒敢肆意詆誣訓外任用徐數辨求罷畧言修
撰玄文臣不能獨辭何所逃責永壽宮之燬臣見
帝宸居無所又係　成祖舊宮似宜修復委實不能諫
止亦無所逃罪其餘三端板升一節已經下部覆准施
行而臣等遵　皇上登極之初擬上詔條先已及於招

徠去冬會議防邊又已申明其說中間行之力與不力
乃在邊臣非臣等所能代爲也前歲　先帝所頒　遺
詔草雖具于臣手然實代　先帝言也臣不自量欲于
文字之間成　先帝之盛德贊　皇上之新政是以有
蓋愆成美端伏後賢等語實非敢彰　先帝之失也臣
與嚴嵩同官安能盡與相違然中間勸諭調維固亦多
矣其後事敗御史鄒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奏于外
三法司錦衣衛按公法以議擬於中　先帝秉公道以
主張於上古者大義滅親誠以國家爲重也推聲之意
則爲人臣者必當不顧君父而惟私交之是重然後爲

君子長者之道歟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者也臣淺
才溥德無補　聖時嘗累疏求退茲益何顏立于百僚
之首伏乞　聖明削奪以謝言者疏入　上令即出視
事不必再辭再疏乞休得　允左都王廷等乃發齊奸
利事言齊前奉　命賞軍宣大時有鹽商楊四和故與
齊父棟相善齊入其賂數千金還爲言恤邊商并餘鹽
等數事皆窒礙難行爲階所格四和見事不遂復抵齊
父索金蹤跡頗露齊內慚且恐得罪乃借以攻階爲名
黷亂無狀宜正刑典疏入　上以齊既受財枉法令錦
衣衛逮齊父子及諸疏內有名者送鎮撫司鞫實以聞

後皆遣戍尋釋爲民徐旣歸閣中止李與化先芳與張
二人李和厚不爲衆所忌自狀頭凡十九年入閣張明
慧深刻華亭號知人深賞别每館中事請進止必曰問
張太岳張亦數數告歸即二王講官之選不與至嘉靖
四十二年尚爲論德時修承天大志徐以少師李以少
保總裁纂修者止張一人猶以前衘供事越一年官與
李相次益徐之優遇如此高亦深知之過從靡間議論
多相合方爲祭酒張爲司業愈綢密張謂高曰若撥亂
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即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抑公才敏而性稍急

若使吾居傍效甫弦之功亦不可無間者以爲確論然
華亭精密輸心腹其交不替高爽朗而跡名高位尊引
垂藉之同升相形相軋待間而發終非好相識者而徐
在事久家富傳言有田十八萬畝諸子嗜利奴僕多藉
勢縱橫蘇州太守蔡國熙清勁執法徐主僕出沒其間
有所干請不遂又撻其僕蔡一日以事如松群僕裸而
逐且詬之至是蔡轉蘇松兵備繩以法不少恕瑞亦會
都撫應天方瑞下獄階實用意保全其初擬罪故令法
司重之旨　上意益　上懷疑凡輕擬必重處重則沉
吟未即從階探得要領從中斡旋瑞既得留中深感之

而人請張調徐欲殺瑞頗　上聖明不聽因怨人骨高
故遣之修怨而瑞擢延撫高尚未出山也惟瑞專抑豪
强來訴者無不准行勿論虛實有司承風斷給徐氏尤
多諸子至因服待理徐令人持刀侍側有急即自裁人
皆危之此際紛紛難以口舌勝葬趙内江貞吉入閣十
二月吏部尚書楊傅致仕起高理閣務攝吏部事内江
起廢以禮部侍郎掌詹府　上方幸學祭酒胡杰不任
調去趙有威儀善談說署監事進講朗朗　上屬目已
陞南禮部尚書一日問日講而善講者何在仍召還大
拜　上在宮中毋毋念高不置故相次發言趙在京即

屢任凌張視之若無高繼至張極言趙之横且曰公選至兩月不能待矣趙亦嘗張之短高爲兩調稍解而趙喜任事更張京營與兵部尚書霍冀交訐冀勒歸營務竟亦仍舊高持之無所左右遂相失高既掌吏部不自安會左都王廷致仕以趙掌都察院欲照嘉靖丙辰年考察言官其時閣臣李本署吏部奉嚴氏指專行都察院不得與至是趙上疏以爲不可高請會同示公且平其氣比蒞事議不合大龂然終不能勝高遂爲高門人給事中韓楫所劾有庸横大臣之説趙奏楫言官也其惡臣之深者莫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大學士

拱意不合蓋拱欲藉手　聖諭以報復私憤故臣冒死陳請以阻其謀既不得　命仰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惟拱言是聽任謂臣極力救解恣意抵排者何人考察之事甚密楫亦在數中果何人以此言告之又劾臣為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　上以拱權大重故畀臣彈壓之司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之術也僅以此一事與之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直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僅隔月趙與致仕殷士儋入閣文與高競未一年亦去高出理部事入參

關務與化爲首捘受成而已遇大事立決高下在心應
機合節人服其才比于排山倒海未有過也惟恩怨大
明異同難化并遺詔亦有所翻如方士王金等免刑加
恩及加秩者亦爲報罷皆自華亭起見人莫敢爭又念
張齊欲直其事齊上疏自白則韓楫已爲吏垣都給事
中矣疏下刑垣倒有抄送有抄參甚者參寢舒化爲都
給事中持之欲寢其奏楫強爭謂自古諫官論罷宰相
因而受害俱是常事然未聞直坐贓罷官謫戍者今安
法司究虛實實則罪無所逃不則辨明量還其官舒終
不聽亦會舒以他事歷叅政齊再疏送部補官年中得

爲順天治中而楫縣信用越資居省臣之長頗規以無念舊怨一切當持以平初聞亦自悚然比臨事意有所之都不復覺亦生性然也聲勢既重于徐似亦相忘而張齊一案顯爲之標徐頗震駭傍觀者愈揣摩尋釁陸光祖方以少卿家居深爲扼腕陸先在吏部每以事與徐力爭必申而後止徐每每優容至是獨造其家存慰且解之各司風指不可承奉攻訐不可又開聞者頗爲感動并詰瑞曰公在朝固有持平之論今撫此土使元老不得保有家室是誰之過愣曰安有是或徐氏自取其柰之何益素以秋肅當陽春心雖無他面則甚冷竟

不克從中少加委曲也居無何瑞在事昔碎被劾高要
言志大才疎原官調督南儲朱大器代蔡國熙亦調山
西督學徐事稍解而京中店尚未收傳言有本十四萬
方　世宗末年多妖冠潛入京師奏聞官軍往捕不能
得徐巷以家人乃就擒于是門下頗藉武健士備非常
至是尚往來道路小人流言謂將不利于高頗惑之一
日韓楫來見聞躁呼之聲甚厲暨出見色猶不平問蓋
怒為何曰徐老我未曾尋他日遣人來京圖我楫曰且
息怒天地間豈有是理　朝廷寧輔渠豈容易使人害
得色少霽因曰無信小人架揑此輩造事端躧門求見

激怒往往皆然高意乃解既別適一聽事人犯事當管緝試令曰今一罷閑主簿潛居其處營求害人果能訪出當貸汝罪其人去少選報曰有數人不知幹何事見在對奕緝卽令偷之給事宋之韓亦至恐有隱匿脫放亦自隨去果獲二人其一顧紹爲徐諸子虐害赴京陳訴徐遣人馳解正索重賄其一孫五原舊掌詹禮部尚書孫承恩家人投徐掌京店者凡往來簿帖俱搜至中一禮帖係該子知府孫克弘送首揆二百金求河東運使首揆其父門生也遂以二人付兵馬司鬭于高曰欲重處則科中奏聞行法司提究若從寬則當令巡城御

史發落高曰只今徐老尚說吾害渠若行法司豈不可解盡焚諸縛帖御史王元賓參孫克弘罷黜顧紹孫五充軍而舖中星散搶掠幾盡徐致書求解答書猶引乙丑試題爲威張又從傍調停孫元泰亦中辛未進士遂得安枕矣高決策定貢市合七鎮爲一歲省邊費百餘萬招安國亨出就理盡平兩廣諸蠻一時經畧僚概直任皆有成功然與化不勝迫辭位去高居首當選內閣而居之不疑既辭請忝閣臣皆不許獨張一人辦事素與內臣交通司禮太監馮保獲黜陽子子附名義張與心結之保有慧僕徐爵椒所信任毎招致於家密謀傳

逵高不甚防于部務方有大振飭張秉之啗收人心所用則曰我薦之也所黜曰吾言而不聽奈何楊太宰復起理兵部事冀還舊帶高殊無意亦慫高令于張總兵成南塘繼光俞虛江大猷征倭立功有名張甚向之俞在廣東被叅落任甫半月言于楊即推福建總兵科輔大猷前日之革是則今不當推今日之推是則前不當革雖泛論實傍兵部叅將金科朱珏贓罪巡按論劾兵部覆行巡撫勘問撫臣何寬下運使發掌家方微浙兵繼光奏以二人赴浙聽副將胡守仁統領往邊舊例巡按所劾不當下巡撫又不當屬運使御史又以爲言楊

無以解張亦甚傴自言于高乃得寛六年閏二月 上
御門疾作選官見大政末卷 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看
三日高以東宮幼而講官新選無慣熟者請五日一入
看張嗾保言于 上每日輪一人自此畧試與同矣尚
寳司丞劉奮疏五事一曰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
恩威莫測臣下斂手無敢美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
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協
于公論乎卿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只圖身便朝廷
名器本礪世之具而輙以市恩 先帝之世孰敢爲此
乞大奮乾綱獨覽萬化則政柄不至偏重甚爲高而發

也給事中曹大埜劾高大不忠十事言前　聖體違和拱言矢自若且過姻家曹金飲酒作樂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拱止欲三八日門頭而出是敢于自尊無人臣禮二也自拱復用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除黜殆盡善類一空三也曹金無一才能乃自副使陞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以承指而超爲右通政四也科道乃　陛下耳目拱每當選授即于部堂戒諭不許擅言大臣過失五也科言官爲腹心凡　陛下微有取用即交章上奏至拱罪惡皆隱諱不言六也久掌吏部凡黜陟去留不恤清議養權之重過于

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類亦甚于嵩七也副使董文
采餽六百金即陞爲河南叅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以
八百金即取爲　東宮侍班招權納賄贓迹大露八也
沈鍊論劾嚴嵩譎發保安楊順路楷受指阿意誣鍊勾
虜無辜見殺比順楷論死天下稱快拱乃受楷千金强
辨脫死衆皆不平九也操江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
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
受　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
必欲置之死地至于大監陳洪之閑住出自　宸斷拱
與洪容瞥諷官官欲爲報復俺答歸順惟　聖威所致

拱乃揚言于人而歸功于巳十也大埜本少卿曾省吾門生曾則張同鄉最相厚者御史張集獨劾大埜傾陷輔臣內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 先帝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爲心腹俾彰巳之忠而媒孽夏言之傲遂使夏言受誅而巳獨蒙眷中外蒙蔽雝閼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巳甚保匡之不發遣內官至閣曰 上位說張集如何比我爲秦二世將欲廷杖集在朝房聽挈分付後事謂必死矣竟寢集疏與臺省彈馮保五疏史俱削去科道皆欲論張疏且上高力止之方待罪九卿科道並上疏保留給事中徐夢桂疏劾裔庸

怨望譏刺程文又盛頌高摘大埜疏一一辨折得 旨
沓㴱降二級調外大埜爲乾州判官張知不能掩自往
請罪高曰昨姚曠封送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
曰遺詔我當國事當我行公柰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
保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
張益俛首𩔖赦罪容改過乃推尚書高儀入閣叅有人
在傷不無顧忌也五月二十六日庚戌受顧命 上崩
六月十一日甲子 上即位改元十四日丁卯高上新政
五事庚午高遂被逐（以上詳大政末卷）庚午高儀卒凡高所厚
者次第黜去而栝爲之首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

上出乾清宮門見一內使趨走周章執之則無鬚男子假內使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本名章龍）問何自來曰自戚總兵所來閣票着馮保鞫問保令人以刀劍各一置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廠詰之密語大臣曰汝只說是河南高老使汝來刺　朝庭我與汝官享富貴隨屬一心腹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大臣朝夕同處共飲食唆行前計又教之誣稱高老家人李實高本高來同謀保發廠校五名至新鄭拏此三人硬成其事原非張本意又難與保異同復疏請令追究主使中外大駭謂居正實主之楊博已轉吏部尚書言于張此事關繫

重大若果爲之恐惹事端楊又言之臺長葛守禮轉告
僉都陳省走白張背失色大僕卿李幼滋張之鄉人規
曰柰何爲此事張曰我何與幼滋曰　朝庭拏得外人
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今廠中稱主使者即是高老此名
已歸于公何以自解張曰我爲此事憂不如死然尚未
能得之于保也刑科欲送大臣法司審問未敢發御史
鍾繼英賦牘指其事而不明言錦衣朱希孝等入廠同
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
又雨雹不止東廠理刑官白一淸謂問官二千戶曰天
意若此不可不畏高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强以

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不能免禍二君受馮公
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未應旣十刻餘天氣稍開遂提
大臣會鞫故事廠衞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大臣决十
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說與我官享富貴如何打我馮保
即問曰是誰主使仰面曰是你使我保色變又强問曰
你昨日說是高老使來刺　朝庭如何今日不說大臣
曰是你教我我何曾認得高老于是朱希孝厲聲曰奴
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只該打死老公公不必問
他遂罷齎入宮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　上有一太監
殷姓者年七十餘亦即跪奏曰　萬歲爺爺不要聽他

那高閣老是箇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刺將何爲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顧保曰馮家（内中同行列者相呼以姓曰某家云）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如何幹這等事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走報于張曰事不諧矣張乃語科官曰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礙高老便了汝輩不必　上本惟着鍾繼英回話罰俸半年二月二十日夜大臣送法司已中毒瘂不能言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審更不問所以王大臣亦只頻首處決張對人曰高老一事我憂愁今總救得下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人皆以救高爲功中間雖有飾詞然全以坐之則未應

狠而拙至此高自是奄奄不復振又無子其兄捷爲都
御史先卒以其子嗣除舊補新另一番氣象兩　太后
主于內以　上冲幼待之嚴凡事必歸重內閣如　張
太皇故事　上純孝奉教惟謹保亦能擁護挾張爲重
四方無事張鉗制六部行其志凡建言稍違忤者必貶
例閣中先有呂吞梧再薦張蒲州凡三人四年御史傅
應禎乞收用言官劉臺請節宰輔權勢皆譴戍五年丁
丑子嗣修一甲第二　上諭曰先生功大朕說不盡只
看顧先生的子孫九月其父文明計至時夜漏下巳二
鼓昧爽　特旨留之香幣油臘金紗布之賜以千百計

內監絡繹至對之作槳曲狀扶以僕隸那頭彊之立而
受曰此頭寄上馮公公也容議起徐華亭代首揆以俟
終制二次輔阿指引奪情例以聞褒答日赴請勉留又
遣吏部尚書張瀚往諭六卿而下踵門如織保留之疏
南北大小衙門幾徧內閣官送本票旨即舉筆曰機務
不可緩也內使就喪次問某事某官張先生云何具以
對凡三疏即言守制是常情小節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何惜訾議乃允留京以次予馳驛回籍營喪
事十月彗星見芒長數丈赤光亘天大內火十八日編
修吳中行疏星變非常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

天意而順然後天變可消居正乞歸守制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覩聽攸關居正謂父子相别十九年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外遂成永訣乃不得匍匐苦塊一慿棺臨穴　皇上必欲其遽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調元熈載或者非其情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四海之具瞻必正己而後可以正百官可以正萬民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居正之所以不容不留其微權深意非閒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覩遜聽之夫拘曲守常

之士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韙之名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談巷議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尊敎用協丕式或者非其理也居正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夫宰予短喪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然則終喪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遺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且當時諍之後世識之乃內閣二輔臣首

題之疏方以計聞遂以例請謬矣台省諸諫臣乞留之
疏實爲贊詞尤昧成憲抑文謬矣然則奪情正非祖宗
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十九日簡討趙用
賢疏昔楊溥李賢在先朝省母還家賢旣已回籍奉旨
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
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叅决四
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
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
逖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必有不能
加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勳望積之數年而

陛下顧敗之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惡而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則所以干天和而動象者莫甚于此然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　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任糾繩之寄非謂其阿意順旨爲先也今輔臣之留　皇上主之亦旣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者哉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誼而狥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啓之臣誠不知其可也二十日主事艾穆沈思孝同疏謂須居正有父之喪　朝廷援例奪情曾不移時而彗星突見意在廷

之臣必有能因天象指陳大義以感悟聖衷者詎期府癸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干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死國是若狂綱紀風俗將大壞而不可止矣居正今以例留而厚顏就列如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大臣者若欲避之則於君父大義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 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宜速令奔喪守制以全忠孝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于正而一正足以格天尚何災異之不可弭哉疏入方以修省未發先二翰林具疏即被搨于張諭令毋

上對曰已上矣怒甚令候　旨招劉榜眼瑊入壽日吳
子我甚愛他有厚望何乃做一箇羅一峯便了他一生
羅有甚好處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康主先生立名
可乎昔有劉臺諫鄖榜眼另師取上來斡此句當因進
言羅倫小子者三禮部尚書馬乾菴自强　掌院王學士
荆石錫爵　約衆詞林造門爲解拒不納焉以鄖與爲言
乃得入微言夘議藉藉並有章奏在相公自處息此紛
拏亟撚發曰公饒我公饒我王學士見景象非是逕造
丧次曰青生輕率亦是一種道理乎平處之則無事矣
曰　聖怒不可測曰郎　聖怒亦爲相公而怒屑滕舉

手索刀作頫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王駿趙出劉
楊眼在門怒目厲聲曰君與吳趙素有隙今非君下石
加擠時也衆遂散二十二日二翰林杖六十即日舁出
國門二主事杖八十加鐐鎖禁獄遲三日始食解發戍
許學士國鑄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
生氣追之琢之求成器贈中行鑄犀杯一曰文羊一角
其理沉勁不惜剖心寧辭碎首流貴在中爲君子壽贈
用賢進士鄒南皐元標 闕四人當杖不勝債而杖畢勑
諭廷臣曰群奸覷朕冲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已私借
綱常之說肆排擠之計両有黨奸懐邪欺君無上必罪

不肖鄙亦不顧疏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收人心以正
綱常事臣于九月二十六日聞居正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意尚咿哀懇求必見允而後已何求歸之
情未切暫留之疏遂上臣讀此涕泗交流冀當言責者
有言也今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
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身冒鈇鉞爲　皇上陳
之居正之不去天下人共知也　皇上之留居正豈以
其有利社稷耶不知居正之久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
偏頗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
姑舉其最者一進賢未廣限郡邑進學何寥寥也一决

因太監各省騷擾何縣無也三言路不通凡建白不先
稟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四民隱未周如水潦
旱魃之災有司不以奏聞恐于大臣德政者其他用深
刻之吏阻豪傑之才不可枚舉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
紀綱況無利有損若此而可留之耶居正以非常之人
自待今有人于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不曰異類則曰
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三年之喪果可謂小節乎先朝李
賢奪情起復羅倫力辨斥之居正之不歸無情可奪無
服可起遠非賢之儔矣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
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

測　陛下之學且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若留之在京綱常自此而壞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爲故事遍脅至尊覬竊神器特反掌間耳抑又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臺省事係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御史曾士楚係留一疏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地巹至于此夫今日上疏留輔臣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陳三謨也省臣效之身服豸繡心同犬羊不斬士楚三謨臣雖死不瞑目也二十四日杖一百發戍次日召張見于平臺慰諭從此素服入閣出朝房見客洋洋如平時而先沈修

撰懋學復書懋修謂今日之事盡孝于忠行權于經是矣顧不依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昔伯夷太公並就養于西伯一則鷹揚揮鉞一則叩馬採薇君子不以為異心即令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為非義也老師之留為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為世道計獨柰何靦為狂童斥為佻黨乎二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能救者人不之信矣夫宰相以安人心培善類為首策古今未有失天下志阻天下善而可以有為者人心疑則奸雄借指善言阻則佞諛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說以伺其意者而忠言日遠富貴之徒日近迨事機大謬初心而

後悔之無及矣又書云此事原由聖明眷注而保留之
亟似出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也且子之孝臣之
忠同倫之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容諸君存孝
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在此然廷杖之舉
老師竟不力救門下亦不進一言其得稱純臣稱諍子
乎又貽書李司徒勿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
止李答云以君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
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
者若豎儒腐生安能知之本朝惟王新建可以語羅生
正不逮此其時邪說倡舉國若狂而先張太宰往諭不

自得謂當力辭何少宰惟柏亦對太宰謂天經地義不可廢南御史朱鴻謨救五臣輩爲民南都御史張岳疏俯允元輔忠孝完節調外尋間住張壽致仕何玫南部謝病去寧國諸生吳仕期托言海中丞儀上書于張勸言當爲天下第一等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太平府同知龍宗武緝知報撫江都御史胡檟檄寧國推官史元熙捕仕期置蕪湖獄七日斃沈修撰其同郡人也勢岌岌慮不免久乃得定而其時獻諛者不可勝紀張多厭惡擲去惟麻城人副都耿天臺先以御史與張引重至是撫福建初亦以爲不可久之貽書云辱示奏對錄

一冊仰惟　主上睿倚之隆閣下陳情之惻精誠纏

溢于緗帙藉令世有仲淹而繼之太甲說命篇中當更

爲烈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伊尹翻然以先覺覺後自

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始省會撻市之恥納溝之痛此

是伊尹覺處蓋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全顧未肎

其任便覺之不先譬彼途人視負重擔者其疲苦艱辛

自與賤隔故不無拘蔽膠紐惟尹任之重覺之先其恥

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肎天下之非議可得耶決時

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不

知退者爲聖人亦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

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攣于格式而習狃于故常哉乃茲議論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昔閣下爲太史時曾奏記于華亭相君士紳僉艷羨之某嘗以請而閣下故悲因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某時懵然竊謂世咸精精欽爲忠告訐讜而先生故以爲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覺而後知閣下之所爲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自束髮呫嗶以來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而其恥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謂爲賢非毒而何其非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明年二月副英公張溶冊　皇后王氏給事中李沐疏言

典不宜預供事山人毛有倫見而刺以詩有市人不識
宮袍色只道啼鵑血滿襟之句闖仕期死逝去三月給
假歸葬　上及　兩太后遣中使郊送安車數十人界
之迎者方面而下用見部禮趨奉察途過河南新鄭已
病輿而出見相慰勞曰旦夕人乞佳木爲斂許即致之
既至茫然且謝曰楚材當礫以洩吾恨抵家令省官俱
來會葬惟巡撫趙應元不至巡撫陝省守巡道馬文煒
等請閱武樓王南面坐如大閱禮　五月遣朝中使迎
如前賜賚甚厚　丙申召見文華西室南戶部員外郎
王用汲言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准假歸葬事

被陳謝內敘四月十六日龔父大暉山之原湖廣巡撫陳省撫治鄖襄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會葬獨巡按趙應元奏內不見敘及臣竊爲臺中有人慶矣及數月應元有忠病乞歸之疏乃掌院陳炌求悅輔臣遂恭論其托疾欺妄　陛下但見炌劾應元恣肆任情巧爲趨避卽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爲其事而爲其人不爲此事而爲他事則會葬不與之故也又如舊歲星變示警奉　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所懲抑者半爲不附宰臣之人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

于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主事
蔡文範也考後劣轉趙志皐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
而同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固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
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
才名素負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臣不意　陛下以爲
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爲宰相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
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酬其私矣可不爲太息甚哉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
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人則逢君之人少
而逢相之人多臣竊憤之特爲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

天下猶有不可盡感格之士或稍斂戢于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此臣之所以忠　陛下之心也坐悄覩居正驟向者劉臺爲專權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不至傾人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其詞愈遁而愈無忌憚矣九月遣太監魏朝取其母趙氏入京將至　上及　兩宮遣內臣郊迎厚賚十月新鄭卒乞卹典　上猶以不忠欺僞爲言張奏賫卹舊勞乃與祭葬先後毀書院晉太傅遂捷考滿加恩二十七月釋服褒以忠孝兩全厚賜伴上疏辭政諸臣奏留傳示奉　聖母諭拜張先生倈　皇帝三十歲再作商量

其年庚辰子懋修狀元及第九月下江西按問劉臺戍
邊辛巳行丈量法福建巡撫勞堪殺前侍郎洪朝選壬
午杭州兵變民變徐華亭八十存問張自爲文言從
來大臣安國家定社稷爲上然及身所得爲而止惟徐
能托之後人以求太平功尤大蓋自命也自巳卯而後
居正之焰巳極凡鄉試出題皆借之行媚湖廣題曰敬
大臣則不眩乃錢御史所爲繼按者來辭出幼子見之
其極口稱贊曰不忝乃兄居正噫曰若論文學遠非諸
兄可及蓋意在解元南宮擢定必不居次遂古三元以
配商文毅也五月居正已病追試期不可去按者稍釋

遣人迎之進三百金爲路費儀大册圖風鑑以伺六月病加太師自九卿而下建醮保護勿過有重舉者人稱爲再醮洋洋不匪也丙午卒太監張誠視喪事賜賚不可計贈上柱國謚文忠喪歸過高郵大風漂溺甚衆方疾革起潘晟入閣以其黨王篆爲少宰曾省吾爲副都御用王國光等掌部院同心聽命馮保蒲州無得異同可以久恃十二月馮保發南京其黨已失奧援言官蜂起各有論列諸人相繼被逐下詔削居正秩奪贈謚諸子皆爲民遂兆王次妃王氏奏居正陷親王罪　詔刑部侍郎丘㮚錦衣都指揮曹應龍太監張誠往籍没監

以給事中楊廷相得金及器飾六千餘兩銀十萬七千餘兩房產價一萬餘兩曾省吾王篆傅作舟高志進寄銀三十萬兩撥空宅一所田十頃養其母敬修先自縊死又十五年新鄭贈太師謚文襄蔭一子

此後申時行王錫爵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相軋之風稍息漸與吏部水火凡考察翰林官必內閣與掌院爲主壬辰一案部議决用王肯堂以出入申王二家指爲黨其實原舊交非附麗且學問優裕行誼端方輩中罕見其匹主者協慧者猶津津得意稱爲自來考察第一不知其解此亦千古不白之冤也位與吏部尚書孫丕揚

互許其語至不可讀沈一貫獨相十年沈沉㓂運末年
與總憲溫純相左前以妖書事欲羅織郭正域則臺省
窺瞷者實有罪焉又牽沈鯉同去無以自解朱賡持正
存厚李廷機清操亦口攻之曰奸曰頑何異詆仙姬以
淫源仙吏以盜廢卒于位廷機杜門五年方得去不克
一日申眉余方在家李臨川先生曰且待他做出來又
看此公論也臺諫之橫秾然天理于斯而極蹀向高繼
之孫丕揚復出極相得凡事擬議補救甚多丕揚去趙
煥以刑部尚書攝冢宰卽眞開誠自結于葉既入手寒
冰矣方從哲又繼之　神皇册儲出逆進伏于內苦

臣力爭初猶曲聽後漸格力求歸得允此後閹臣捧大權歸于逆六部皆失其職而吏部尤甚不忍言已

附錄

夏貴溪既策免　上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公謹者夏字也左右密語分宜素相根不得已欲自為功因白　上故輔臣言可召用有詔徵入京數使迎問於道比至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未有間乂之以河套事䧟之誅死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神住長安出入公卿間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行者因為之　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

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華亭以報道行即
爲紫姑語今日有奸臣奏事　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
矣　上即疑焉或以告御史鄒應龍以爲奇貨恐有先
之者即遽上劾索其事狀不能盡得惟取一二著者列
之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華亭諭延平推官勤于職見
上官守常禮不失有御史入境至建寧某縣幕故以科
臣論高附自如將至延平疑徐亦必不出獨隨隊罄折
甚恭御史深歎服陞浙江僉事督學一卷有顏苦孔之
卓句批曰杜撰此生直十日出自楊子何以云然即起
揖曰本道少年登科不曾讀得書承教即擢優等由此

潛心學問尋究良知之說見之躬行居常儉素如老僧後雖極富貴終不改或曰矯飾以公孫弘布被爲比矯之不止乃成君子古已言之矣　在江西爲督學副使出鄱湖毛伯溫方視師貴州相遇邀酌毛故洪飲引滿公酬之綽如終日不變色毛退而歎曰眞宰相也　與分宜同官十餘年凡入直必五鼓起坐大門內閽呵殿聲即上輿疾行與並不失頃刻其他委蛇之態實有之延飲并招其僕永年所謂鶴山者列席兩廂令諸公子陪之大呼精拳博塞使之鬬分宜亦以爲敬主及僕益親密即胄子至狠亦藐視爲不足防也獨無奈新鄭何

或問其故不答益柔而無骨易弄剛而好勝難犯設使分宜柔中豈得乘間高之過剛入江陵度中不覺也華亭善收人心陽明追封侯世襲謚文成而講學之派歸之矣海忠介即陞京堂而節義之派歸之矣撫王弇州兄弟復其父官而文章之派歸之矣追雪貴溪而分宜客死世蕃市斬益見好惡分明矣似皆天留以待人不可無福天子宰相何獨不然乃若新鄭江陵不免自用失人心識既不透亦由福之不齊何者　穆廟久于位必不見逐且更表表得自盡其才張老兒尚可活其慶何至忿人言弄出許多手脚口舌公子未出幼何至

蹈諸城獲轍而過之耶　隆慶巳巳　上特旨相趙內
江素豪直自用又爲　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
新鄭而內監陳洪新鄭里人於是以原官召還掌太宰
事免其承　旨庚午罷內江巳而陳南充自去明年罷
李淮南又罷殷歷下於是新鄭江陵並相有　詔不再
卜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
不足爲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
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爲大度後柄用頗乆情
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奇以博寵祿華
亭幾殆　內江以理學著名既大拜三管之議隱然知

兵自負有攘四夷之志而實非其人做出一番沒究竟
事且原非特見祖宗初年分營操練之說不知當日
文武大臣何如人今三世冑三督臣未見有善兵者且
當薊州飭備諸將兢勸之日集思廣益何不就讓二華
戚南塘謀之而輒倡此議何居至考察事既知不可上
疏矣自當堅執以去就決之乃出與共事又不免忿爭
共則必爭爭則必不勝日見多事亦未之深思耳　江
陵仗華亭之援而入閣仗新鄭之庇而安身一全交以
相遠也一下石以相逼也自六年閏二月　上疾作知
必不能久意勃勃難一日容故發之甚客甚驟略無顧

忌設以華亭處此必從容待機會乘之蓋新鄭氣高原
人所畏惡既易代悵悵已失所恃且以幼主視　上必
多彼縱將群起攻之以應劉奮庸曹大埜之說又何煩
汲汲也．新鄭既爲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
之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僕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
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狀令病困又大驚幾不自存江
陵爲之惻然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
之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齎
千金器物往獻江陵卻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
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

朕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乃盡納其所獻琵

日鄖典得半　新鄭壽日衆皆以伊周爲賀其一獨舉

孔子謂孔子生于魯國周流不遇魯用之不終高衙生

一統全盛之世又事明主成蓋天事業覽之大喜張于

堂上出入必須稱快凡數日忽曰此老畢竟讓他即命

撤去　新鄭兄弟六人長捷都御史次撥千戶次公次

掾次扶經歷次棟通判掾之子務實爲後後爭立疏于

朝久之始解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

三不足畏之說摘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

從史激怒目爲誹謗　上遂震怒下獄問狀刑書王崇

古當之罰金不從令謫戍極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
文華殿開講召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
杖先生何以不從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罪
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朝廷
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科道何以
申救奏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
說應禎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母無父
此何謂不欺又申解一二　天顏乃霽故事朝紳下詔
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及禎下獄江陵令錦衣
余蔭偵送者以聞於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巖李禎

皆論去　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
說爲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石遠
矣一日雷擊奉天門臺諫欲上公疏往請江陵止之可
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楊太宰博既去廷推代者大司空朱衡御史大夫葛
守禮皆時望所屬與江陵議論數有異同皆非所便論
令以南大司空張瀚居第三疏入　上曰朱某在工事
煩不可動對曰是　上又問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
再問張某何如對曰疏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　上曰
善命下舉朝大駭朱葛不久皆引去朱治河有功回工

部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河又建玉女祠於涿皆力爭內中不恱　太后又嘗爲武清治第費以數萬稍故事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御之勢自不得安矣舊例書帕外紅簽寫　一正字江陵當國皆換敵字編修李貴起服相見當用賓禮其人謙甚江陵稍移其座李復來整且曰老先生居正厲聲答曰禮貴得中方進閣日影照其冠新鄭戲曰朝日斜照學士頭俗呼湖廣人可腌魚頭也應聲曰春風早過先生耳俗呼河南人謂驢耳也其敏捷如此　江陵極愛華整一鄉居尚書致禮其盛　成錦爲地金爲字用手擗展之

二丈餘〻　[illegible]　丙終是孩子氣　受知華亭最
深汝在史館凡事華亭必曰張太岳以為何如無頃來
問後報之厚高蔡之際斡旋甚多且中其孫文集内往
來書札另刊一卷皆短幅家人父子不啻也足見華亭
眼力　喪過淮安湖上人蒙兩金甲神各帥兵大戰其
一敗走得脫既至湖中月色皎然舟近千餘夾隊而行
甚整旌旆蔽天鼓吹之聲聞數十里大半皆督撫遣軍
舟發行者忽驟風盡飄散溺死甚衆幸存者樓櫓窗槅
俱盡喪舟獨無恙神既怒矣猶不敢犯其柩固餘盛尚
在耶　所至縣官費千金府倍之省會又倍之益護行

者多夫價廪給會式豫貯以待詒者祭器尚用銀死猶
如此則生而治喪往返又當何如或曰至南京久停為
魏公所驅未必然卽有之與代喪何與況馮保尚在守
備內監作主誰敢枝梧魏公在南終是一閒冷衙門其
敢出此令樹此風節耶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九

朱國禎輯

神宗

上自幼岐嶷神慧　穆宗一日馳馬頗驟諫曰　父皇神人主馬必雙控徐行以示威重若獨騎加鞭寧無銜蹶憂爲即下馬勞曰哥說得是特賜異錦數十匹一日却步輦行夾道中徐階等召入相遇叩頭慰曰先生每辛苦再叩頭請讀書寫倣曰已讀四字經開卽寫字安用倣　陳皇后病居別宮每晨謁　奉先殿朝　上及貴妃即往候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　后聞屐聲即喜

彌起取經書指而問之莫不響答　貴妃聞亦喜由此
兩宮益和旣即位視朝享　太廟禮度嚴恪鳴贊少錯
誤亦不呵責惟遣內使諭之無不悚服有具本認罪者
却曰此小失要當演習幷侍班官糾舉亦何必使聞于
外中時行微時嘗有袪倦鬼文覽而喜之灑筆改曰倦
魔由此屬意大用機務之暇遊心翰墨常親書學五帝
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中又面諭
張居正等朕欲賜先生等各大書一幅以寓期勉之意
可于二十五日來看是日講讀畢居正等詣文華後殿
見諸內臣捧泥箋廿幅　上縱筆如飛大書宅揆保衡

同心夾輔各一幅賜三輔正己率屬九幅賜部院責難陳善五幅賜講官字皆愉尺塡刻畢就凡賜輔臣多手書學畫遺勗思致懇篤卽家人父子不是過也
萬曆九年四月十八日辛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居正因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灾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灾何也居正對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

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羨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　上曰依先生議處居正言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奏灾傷　皇上即惻然閔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慨然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聖衷無日不以憂國爲心安民爲事四方奏乞蠲貸擬旨允行者無月無之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坐視民瘼痛癢不相

聞如作弗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曰不敢請何不敢請之有不過推諉支吾歸怨君上何嘗有憂民之心即如積穀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自理贓贖未嘗佐公家之急臣等不勝憤懣此輩過 聖祖不知當以何法上怒色曰有司爲民害者當着實重處居正對云今後有犯者當如 聖諭居正復奏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幾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 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樽

節如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
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
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爲尤
大乎　上曰然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
無所增加居正云　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
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爲例非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
如嘉靖中　世宗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積
餘隆慶初年尚積百餘萬金今每歲金花銀一百二十
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
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爲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

盡言惟　皇上留神省察　上嘉納之
十年六月張居正卒凡日講閣臣侍班翰講者稍稍句
字之誤免糾繩曰先生禮待最優一日講過位章色勃
勃字當作入聲誤爲去蓋南北音異也張呵之聲頗厲
上不懌此時沖主權臣習爲故然了不自覺方辛巳大
計京朝官吏部尚書王國光考功郎孫惟清悉取六年
內建言得罪者俱入察籍南則何寬李巳爲政㸃趙世
卿等庚辰三月居正上疏歸政　上傳　慈諭重托少
師張先生莫與此念以全大義震主之威識者知其不
終矣中間㴱侍郎洪朝選陷御史劉臺父子殺生員吳

仕期皆其黨阿意爲之居正旣卒王篆曾省吾等盤踞
馮保從中主之而吏書王國光等惟所顧指他希刻𡖖
津効力者甚衆家居禮書潘晟乃居正座師也方病𧏮
爲身後慮欲起前首輔徐階以壓張四維其年階八十
遣行人存問老不能出乃密疏薦晟卽報允數被劾行
至杭州疏辭予致仕蓋獨斷示意保亦不能爲之地矣
其黨不悟益聯合呼吸爲持久計大約倚重于保覩閣
臣蔑如四維邑邑不得行志幾欲避去一老生賦絶何
云冰山已被夏日照狐鼠猶誇三窟安不料　天顏容
易變雷霆迅發避時難生益出人中官孫知輕重且閣

日者謂保敗只在浹月故云然人不信也南御史郭惟
賢疏薦編修吳中行等以黨救奏擬降一級調外然
上意已漸移因他事挫保不得近御史楊寅秋始露章
首劾王國光六罪得　旨國光欺君蔑法着閒住御史
曹一夔并劾四維遣文書官孫斌諭曰國光恣肆鄉亦
未知所言朕亦不信留供職御史張問達劾疏再上降
三級調外于是四維得安其久發保南京閒住尋併其
黨徐爵張大受楊用皆籍没曾省吾王篆勞堪陳思育
殷正茂陳瑞陳省高文薦周詠梁夢龍次第劾罷其黨
大濱復官者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

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回部聽選者鄒元標
其以才望薦用者又二十餘人　旨曰朕一時誤聽奸
惡小人之言以致降罰失中本內有名建言得罪的起
用郭惟賢著復原職其餘降非其罪吏部都查明奏來
保之發南京也　太后問故　上曰老奴為張居正所
惑無他罪賞銀千兩衣服二箱諭且召還潞王婚禮所
需珠寶尚未備　太后閒以為言上曰辦此不難年來
庭臣無恥者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頗高雖僅完一
二已用銀數萬兩　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奴
點猾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岳字面絕以為

諦而日後藉沒之芽亦伏于此　御史江東之叅協院
副都王宗載遼東巡按于應昌謀殺劉臺以快居正之
心　旨下二人附勢枉法殊爲殘忍所奏着法司從公
擬罪來說議上謂臺戍死可憫得贈光祿少卿　給事
中葉遵疏近年兩京各省文武官員裁革幾半其中未
妥者殊多項御史王國乞復順天鄖陽二撫臣以爲
太倉總督京營協理其當復尤急報允後凡係　祖制
設官毋得輕議更革　南給事中阮子孝論科場重典
附上行私乞賜究處下閣擬　旨斥革四維疏居正諸
子所習舉業俱可進與前翟鑾子不同在翰林者謂用

在部屬者照舊王篆二子宜覆試　上手批張居正王篆結連馮保附上行私馮保弟侄及名下巳皆革職治罪居正篆諸子不論進取公私都一體斥退篆子王之鼎王之衡時疏劾居正之黨者日衆　上亦厭之南御史于有年以趙應元事劾左都陳炌得　旨言官論人須當審究事實劾詳公論不諳事情始末不分人品高下輒肆詆誣將人自危豈成政體于有年妄躁嘗治姑從輕罰俸半年近日科道官爭以奸黨爲言斥退巳多今後務要體國惜才用養和平之福若再違旨搜索往事定重治不饒炌竟告病去

十一年三月御史魏允貞疏四事中曰嚴科舉之防自居正欺陛下沖齡厭薄典型逞制科考試官竊瞯意向全場題目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登試官又加意膳錄分別式樣以擬主司圈點批評諸子後先及第海內人士無不憤歎以為二百年科舉之制壞自今始若謂事機偶值原出無心商□非兩朝五十餘年世科冢宰　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蝟集隄防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父皆失教今用庭試淵源家驥人皇若斯乎臣未敢以為信也貴者既以勢奪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而錢奪買登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請輔臣子弟中式者如張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北聽內外官引嫌迴避事例俱以早青避尊者不得以大臣迴避子弟其有懷才抱志舉及第中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得　旨言官建白須顧大體據實蹟虛心為國言事這本漫逞私臆語多過當着都察院參看來說四維時行俱上疏辨理請罷甲徵用懋回籍

肄業如允貞奏待臣等去位之後俟補廷試不允戶部
郎中李三才疏論救　上以魏允貞叅看尚未處分三
才輒出位妄言窺探　上意降三級調外任允貞許州
判官三才東昌推官　吏部覆原任南京兵部主事趙
世卿疏論時政考察去官仍應起用有　旨趙世卿先
年建白有裨時政如何處以王官又以考察罷斥以前
朋奸獻諛傾排善類的姑不追究你部裏旣說他公論
可惜且有　皇祖明訓趙世卿准以郎中起用不爲例
京官五品以下在外方面三品以下着科道官從公會
舉不許徇私濫及　龍巖縣知縣曹胤儒考察降調得

上撫恒言擴馮㑺等十二事　上曰所奏欲陳時政必須建白如何撫拾浮詞朦朧不明顯是懷恨怨上着爲民　南御史孫惟城言寧國生員吳仕期萬曆五年遊學金陵聞張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反加罪斥上書勸其守制謝過有召言官而太平府同知龍宗武求恍輔臣因之獄佞遇蕪湖縣革退生員王律僞造海瑞指斥張居正奏稿刊行宗武乘機密拿仕期到縣申操院胡檟絕其飲食七日未亡復以沙囊促死此事勘問者宗武而主之者檟也得　旨着撫按官查勘明實具奏檟屆籍聽勘勘上各謫戍檟卒于貴州事初發檟報應天撫

臣胡執禮同奏曰好事不敢獨專也執禮方斜何容得之亦甚喜知縣丁賓入見問之對曰此事人言藉藉以爲枉既撫院所發聽自爲之若一與聞今日未必分功亡臣不免分過乃止後語人曰某之得免行戍者丁之力也　洪朝選妻朱氏奏延撫勞堪密令同安知縣金枝捕生夫罪遣縣猾搆除以與奏牘　旨命未下邸報未至差把總楊呂言帶兵三百名金枝添兵快一百名五鼓闖屋撞門持刀迫夫處髮扭辱徒跣驅行至縣星夜解府幽禁冷舖已而解省二日夜驅五百餘里到省押付按察司獄送入重囚監中非法凌虐幽至別獄不知如何身死形容黍黑而目非人沿身發疱十指勾曲大腸突出既已身沒復謬言詐死延挨六日發濺臭爛方許收屍又將棺封置大中寺差兵擊柝環守臣男望寺哭奠仍被趕逐長男洪兢銜冤隱忍闕下堪仍遣千金密遣承差數十輩賚厚幣兼程至京覘男所爲而設機伏穽以待之嚮必

問其事皆云臣男必不復還縣仁聖宵以不死感激天恩豈敢復行奏擾但殺夫之冤未伸積冤之論未雪臣夫地下之目未瞑也

于是朝還復職許子競承蔭勞堪革職勘

問競再奏臣父於居正初無異也及勘遼獄輕罪以全朝廷纖纖之恩而居正始憾父矣及父嘗朝一疏有權勢主使之語而居正益怒父夫世佬劉夢龍等秉隙行間父與鄒進士吳編修私通造作言辭激怒居正殺機不可解矣堪受居正之意遂肆豺狠之毒知同矣知縣全枝曾以濕報賊情被取軍門訪知任傳意父有甚賊也即以殺父事矣劉夢龍等百計羅織呂麼魁為造條款中報勞堪疏奏奉　旨命南下勞堪云云夫人而已死有人心者亦宜例隱乃謬言父在四川有還魂丹禁不許收趙六日而後昇出臣父即撫介之罪既辱其身復須其命復暴其骸書傳所記未有截戮如臣父如此之慘者也　陛下特憫臣父准復原職追帶閑住又推用及臣是父之冤已伸矣臣伏覩往時撫臣戚殺流經歷其子趙奏被問抵罪近撫臣詳殺劉御史亦以永成伏罪臣父被極慘之冤而曾不得如二臣之中李捭吳仕朔一生員耳殺之者一侍郎一副使俱

不得漏網、臣父待罪錦衣衛　先帝收召而起者獨不如一生員乎臣區區之愚惟願與堪同死不願與堪等同生　命下此事屢有　旨處分曾否寬抑未明速勘來說堪等謫戍金枝爲民　給事中王道瞻疏論兵書張學顏有　旨前科道官會說要久任責成今紛紛論劾排擊大臣更易過半以致兩部院推用不數這本如何輙要更調尚書總兵擅擬處分姝爲輕妄王道瞻着降調外任孟一脈丁丑還御史戊寅五月建言爲民癸未起原官至是亦上言　事宜首以重根本作士習以調命厲臣節以實賑荒節財賦以理心腹臣竊觀　陛下數年以來御用銀兩動不數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倉或以沉檀犀象爲費或以金寶珠玉爲錯或窮歲月之力而攻淫巧一器或罄平生之貲而易玩好一執周鼎商奠彝鈕漢鑑唐孟宋錦汝窯

宜寔可致之實驗至壹出財賦之出有限豢欲之費無
窮既責于國復屏于民柰之何必暇不告病而財用不
至匱竭也傳邊境以運手足 皇上知漁人手漁夫含
餌以啖魚其志將以得魚未附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
國之文幣絲纊為夷狄之日用常賜名舉貢市實則媚
夷是使中國之力日益損而夷狄之氣日益驕中國之
幣帛日益耗而夷狄之文物日益盛邊臣假貢市以賂
夷虜每肆窮掠以邀賞彼此相欺以誑 陛下極矣
有 旨朕孝事 兩宮近年織造袍服及器物等項專
備供奉皆不容已況發有內帑銀兩原不擾民市賣從
來故事孟一脉如何輕率瀆奏姑謂外任今後言官建
白時政都不許擬拾浮詞措摭舊事賣直沽名再犯重
治 虜犯黑谷關等處 上曰該關賊情督撫官以拒
堵敘功巡按御史又謊隱匿擞問彼此互異該司道將

領有無捏報情弊着巡按李植會同巡撫翟繡裳親詣
各關寨從實覆勘務要虛心秉公各不許偏執狥情倒
置功罪上緊奏報植復奏彼此臨時強執不服是非虛
實終難歸定乞特簡風力正直科臣會同别差御史公
虛勘究報事情已有　旨聚勘還着屯田御史江東之
會同撫按官務遵前　旨上緊勘明具奏　雲南總兵
沐昌祚巡撫劉世曾報隴川岳鳳勾引緬甸莽應裡兵
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兵部接出　聖旨雲南緬賊猖
獗戰守機宜鎮巡官作何處置部裏便馬上差人傳示
彼處着沐昌祚劉世曾務遵前　旨同心僇力共保無

廣兵餉事宜會同戶部郎與設處騰承等處有無舉
總兵官一月一報如係緊急半月一報俟事平停止應
給火牌便查與他
十二年正月御史張文耀參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陳三
謨原任湖廣道御史曾士楚邪佞遺奸汙衊臺諫等事
有　旨陳三謨曾士楚附勢滅倫有玷臺諫都着革職
爲民時又有河南道御史王九儀論劾江西巡撫曹大
埜假諫章以濟私阿權門爲捷徑所當罷斥原任御史
朱璉阿意權佞無異犬羊所當併論追究有　旨曹大
埜閑住朱璉爲民科場事自魏允貞發明後撥地之子

連擢高第人遂益致疑不可解御史丁此呂追論前各
主司分考之罪四維已憂去時行疏辯下吏部議尚書
楊巍疏欠平和次輔許國極言近時輕躁小臣大傷國
體此呂謫外任彈文內各有處分高啟愚已革職爲民
又以南給事中劉一相疏盡奪誥命矣冢宰首次揆皆
被論 上溫旨慰留 見科舉一則 陳炌之子以德并朱璉子
皆中江西鄉試亦爲言官所攻覆試璉子黜爲民留以德
上素知炌清正劾疏方上遣內使諭閣臣留用宛奏
聖諭誠嘗炌亦甚能其官第廷論紛紜臣等猶不免指
摘煩陛下保全炌一日不去朝端一日不得安靜暫避

再用方可 文定公親面諭者 比以德覆試文理甚優監觀者亦
無以難得免後戊戌登第江右人甚以爲喜㒹言者不
論公私可否但以江陵爲例殊失其質猶喋喋不止追
論浙廣監臨官郭思極錢岱南京監試官林應訓張一
鯤先後隔揭屢上自是 上頗懷疑凡閣中揭帖不盡
報封事多留中言者益衆益扞格幾無所措手幸 上
聖明用必得人相仗三十年雖有水旱兵革之事終不
爲害也是年從遼府次妃王氏之奏籍沒張居正家居
正非貪者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荆州
一府爲之騷動旣報論 上曰遼府廢革俱奉 先帝

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還淮王
歸葬原封地方抱養子銜璽淮依親居住給與房檔二
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撥豫府例贍養張居正誣
蔑親藩侵占王墳府地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
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
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
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着烟瘴地面充軍
上詣天壽山行秋祭禮相擇　壽工尚書徐學謨薦南
尚書陳道基賫捧僉事胡宥工堪輿同往視通政司參
議梁子琦與焉梁三擇地皆不可用學謨斥之反奏彈

牽引它事罰俸三月定于大峪山之下

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壬子諭內閣三祈雨澤天未霈施朕心憂懼擬步行親詣南郊祭禱卿等傳示禮部查例來行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臣等輔理無狀致有旱災仰厪 宸諭齋肝焦勞至欲省扈從之駕儀撤擺列之羅士郊去輦乘步詣郊壇益顯天之誠既精虔而獨至憂民之念又悉惻而靡寧其與商湯之禾茅齋禱我 太祖之草蔬糲飯 世宗之親禱崇雩同一遇災警懼側身修行之心非特如前代減膳撤樂之文而已十五日丙辰 上致齋于武英殿以大學士申時行等從詣郊

壇布服未備特賜　上用布疋將行青藍各一疋許國
王家屛青藍各一疋十七日戊午昧爽　帝親御布素
自武英殿至皇極門御煖閣三輔臣侍太常寺請詣郊
壇致祭　上徒步出大明門百官皆前導　上數日輔
臣使近前至南郊次昭亭門賜輔臣九卿茶恭詣壇位
祈禱如儀仍分遣定國公徐文璧等詣北郊社稷山川
雲雨風雷等壇各行禮　上躬禱畢出御幄次召輔臣
及九卿　諭曰天時亢旱雖繇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
司官貪贓壞法剝害小民不肯愛養百姓以致上干天
和今後還着該部加慎選用將還近侍講進法篤　上

遠塵卻復步至皇極門御座退諭　奉先殿謁　聖母
告至是行也往返殆二十里羣下慮勞　聖躬而　帝
親舉玉趾無難色竊窺　聖容儼然若思穆然若深省
憂惘惻怛形于辭色者備至百官萬姓咸喻明天子敬
天勤民之意發于誠心不由勉强無不舉手加額歡呼
頌聖焉是日勑六部都察院官　天時亢旱雨澤愆期夙
夜癹憂屢禱未應雖繇朕不德所致亦因天下有司官
多貪贓壞法酷害百姓不肯撫恤愛養上干天和該部
今後宜慎加選用都察院便移文申飭務修實政毋事
虛文朝廷加意小民欲新吏治有故違不奉行者重罪

不宥十八日巳未中時行等題今日支書官李恩口傳
聖旨天下災傷地方着蠲免錢糧一年又思見年災傷
地方幸沾恩澤而先年災傷地方尚貽困累則帶徵錢
糧是也葢往歲撫按官報災該部以正數錢糧蠲之則
損額而民方困悴徵之則不堪故權擬停徵于目前而
帶徵于豐歲如此連年帶徵愈多而錢糧愈不能辦即
有豐歲止可完當年之正賦豈能復補累年之積逋有
司畏避查參反以見徵之額那為帶徵之數支吾展轉
奸弊多端而不才有司不惜百姓止以箠笞敲扑逼民
賣男鬻女以完舊逋正戶逃亡則累里甲里甲蕭艴則

累別區雖遇豐年民窮如故盍以此也臣等以爲帶徵
錢糧一節亦當議處以蘇民困謹并擬傳帖一道進覽
諭戶部天時亢旱屢禱未應朕思民爲邦本今小民困
苦各灾傷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殊可憐憫朕心惻然戶
部便查各撫按官奏到灾傷重大去處覆勘明實准將
免本年分錢糧其先年拖欠帶徵難完者酌量具奏定
奪以副朕軫恤民窮至意

五月朔日大雨十九日己丑　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
輔臣時行等至前手陝西巡按董子行本授之時行閱
畢奏曰臣昨接得董御史揭帖曾畧節看過其一言撫

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巡按一年一次總兵一年兩次
其二言巡撫當久任責成其三時行方簡疏中條件未
及言　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邊方兵備官宜加優
異其四是說沿邊同知通判等官宜慎選用破格遷除
所言多是　上曰然邊務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
專委軍官下人多不用心整理豈不誤事時行曰聖鑒
允當邊事全賴總兵巡撫整理若每年巡歷地方則凡
險要修築與不兵馬齊整與不都自親目擊下人不敢
掩閃欺弊自能盡心整理　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看
某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纔好專靠下人查看豈不悞

事時行言巡撫遷轉非常 皇上以方弘靜任淺不准
推陞臣等深服聖斷着令久任益在任年久不惟其才
猷得以展布地方百姓並得相安 上曰然即年久空
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這本將去看來
十五年八月三日庚申 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三輔
臣入 諭曰各處奏報災傷小民不得安生心甚憂惻
事有關于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來行時
行等對臣等竊見近日以來各處奏報災傷如陝西亢
旱江南大水江北又有蝗蟲河南一帶又被黃河衝決
委的災傷重大 皇上聖德方隆豈宜有此是臣等奉

職無狀所致除臣等痛加修省外伏望 皇上深思邦
本少留聖心 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墨不恤百姓又刑
獄多有冤枉撫按亦不爲伸理這都傷害和氣如今懲
貪墨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情着部院行與在外衙
門知道務行對 聖見高明深切吏弊民生臣等不勝
仰服但一得之愚竊謂今日救荒之政還有兩件一是
蠲免一是賑濟 帝曰雖是蠲賑有司官多侵尅了只
充自巳囊橐小民不沾實惠特行對有司有不才的只
在上官稽察朝廷恩澤自不可巳如錢糧出自田地田
地既荒錢糧無出百姓乏食自救不暇就日加箠楚終

不能辦　皇上若施曠蕩之恩大賜蠲免人心稍得少
安如今帑藏空虛經用不足蠲免固難輕議然古人有
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目前雖不足用耶百姓還在田
土還在一年耕穫便可出辦錢糧民皆　皇上之民財
皆　皇上之財何憂匱乏　上曰災傷須分別輕重使
實惠及民時行對以災傷之重輕定蠲恤之分數此在
按臣覈實奏報該部照例施行聖見允當　上猶諄諄
言有司虛應故事視詔令如故紙時行奏　皇上有此
德意申令既嚴有司當不敢違犯臣等尚有賑濟之說
蓋無田無食之民蠲免所不及者若不加賑恤則餓死

道路趁 他方强暴之徒起爲盜賊 上曰有司剋剝百姓百姓極了怎的不做盜賊將行對爲今之計須查各處倉庫見貯銀穀或給散或煑粥亦可救旦夕之命賑濟必不容已 上曰還議擬來行又奏錢賬事情若出自臣下所請則恩歸臣下惟自 皇上獨斷則恩出自上人心必然感悅容臣等撰擬上請 聖裁施行上是之

十七年南直隸蘇松等處浙江杭嘉湖等處旱災特遣戶科給事中楊文舉齎太僕寺馬價南戶部銀各二十萬兩賑濟

工部尚書石星奏救荒之策次第舉行可無言矣惟織造靡費錢糧最多民間最苦者段匹有歲造傳造而歲造之費多傳造有袍段賞段而袍段之費尤多萬曆九年傳造袍段十四萬六千一百餘匹派浙江蘇松爲二十六運計工價銀一百六十餘萬兩乞停今年秋運明年春運其價即與蠲除灾民幸甚　上曰既說灾困准暫停緩以示朝廷憫恤小民至意

十八年元旦召對閣臣見閣本

戶部奏去年入數三百三十九萬有奇因蠲免出數多一百萬有奇賴請發窖房銀一百八十三萬充數即老庫今

歲入數不及四百餘萬除上半年發出見在庫銀僅四十餘萬窖房銀僅一百一十七萬無論一切請費即如九邊年例下半年當發一百四十萬盡括見數以充猶少一百餘萬　上曰國計空虛經用不給覽奏惕然依擬兩京九卿科道悉心討處條議具奏

西虜酋長火落赤糾順義王扯力克渡河自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畢渡報方至　上召對閣臣見後虜合兵住牧莽剌捏工二州至七月初九日入河州殺掠攻景古城殺副將李聯芳等敗總兵劉承嗣特差尚書鄭洛經略七月二十六日乙丑　帝御門視事畢召閣臣

時行等皇極門煖閣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虜情本手授時行且曰朕近覽陝西督撫梅友松等所奏虜王引兵過河侵犯內地這事情如何時行等對近日洮州失事殺將損軍臣等正切憂慮伏蒙 聖問臣等敢以畧節具陳洮河邊外都是番族有兩樣中茶納馬的是熟番其餘的生番先年虜騎不到只是防備番賊所以武備單弱今虜王過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為搶番又恐中國救護他聲言內犯然虜情狡詐不可不防 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督撫官奉有勑書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既不能

預先整理防範到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廢弛　皇祖時各邊失事督撫官都拏來重處朝廷自有法度時行等對　皇上責備督撫以不能修舉邊務仰見聖明英斷邊臣亦當心服如今責成選將練兵及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各官平日把將官輕賤凌虐牽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且如各邊但立些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就做自巳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文搪塞時行等對各邊文武將吏各有職掌功罪須要核實如總督巡撫只是督率調度若臨陣定用武官武官自總兵以下有副總兵有

參將遊擊守備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當論罪　帝曰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諸葛綸巾羽扇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時行等對此兩人都是名臣古來絕少人才自是難得臣等遵奉　聖諭即當傳與兵部轉諭督撫諸臣盡心經理以紓　皇上宵旰之憂　帝曰將官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方可時行等對人材難得如今都是選擇而用但是欵貢以來邊將經戰陣的絕少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等對近日兵部因科道建言推舉將材　帝曰前日有御史

薦兩將官騎行等云、一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只是中
常之才可作腹內總兵一是尹秉衡先年是勇健今則
老矣　上曰這不論年老趙光國是老將只要有謀畧
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事不能悉知卿等爲朕股肱
宜用心料理如今邊備廢弛不止陝西差科道或九卿
大臣前往如軍伍錢糧一一整頓商量書云事事有備
無患趁今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用力騎行等對當
初許虜欵貢原爲內修守備外示覊縻只因人情偷安
日漸廢弛所以三年閱視以差科臣或就差彼處巡按
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騎行等對臣等正在閣中商議

要推舉大臣一員經畧且重其事權使各邊聲勢聯絡
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擬傳帖恭請 聖裁施行 上曰
還擬兩人來已復言欵貢事 上稱 皇考聖斷者再
時行等奏自俺答獻逆求封賴 皇考神謨獨斷許通
欵貢已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欵貢
亦不可恃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朝與宋事不同
宋時中國弱夷狄强原是敵國今北虜稱臣納貢中國
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怠備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
不可媚虜虜酋心驕意大豈有饜足之時須自家修整
武備保守封疆時行對今日邊事既未可輕戰又不可

專主撫只是保守封疆乃萬全之策至失事有大小情罪有輕重若失事本小而論罪過重則邊臣觀望退縮虜酋反得挾以為重又非所以激勵人心自今尤望
皇上寬文法核功罪　上曰今失事亦不輕了時行等對願　皇上從寬處分　上又曰山西五臺一路多有礦賊劫掠卻何[illegible]不擒時行等奏近日聞河南嵩縣等處聚有礦賊起擄官撫官軍擊遂已解散矣　上曰是山西地方五臺山因釋氏故知之　上恐時行等誤以為失事也復曰釋氏是佛家曾遣人進香耳時行等對容臣等傳示兵部查明具奏

二十年平寧夏救朝鮮此後凡單書皆另見

二十三年河南大饑命光祿寺丞鍾化民兼監察御史齎內帑三十萬往賑三月己卯朔大學士王錫爵等題適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巡按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示臣臣等不勝哀痛不勝憐憫竊念民窮至此眞從古未有之變天時人事眞是十分可危惟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鰥寡庶可以回和氣而收人心不致釀成大亂耳臣等查登雲之奏尚在未聞遣官救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宣布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使鍾化民繼有報來儻彼

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無別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
民亦望　皇上暨兩宮各院量發內藏十分之一分投
布施此懸救生命即所以自積已福而其功德勝於齋
僧造寺萬萬者也且此舉一倡則中外百官萬民皆得
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捐資者不賞而勸矣是日悅諭
內閣覽奏已知昨朕看饑民圖說時皇貴妃在侍因問
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
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圖今彼處甚是饑荒有吃樹
皮者有人相食者故上此圖欲朕速行蠲賑皇貴妃聞
言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

有進助一併發出令見卿等所奏著明早發與該部差
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著各出所積助賑又卿等
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爲民至意再諭若是
不敷還著該部議處諭卿等知之
二十八年平播州
二十九年立　皇太子上　兩太后徽號
三十一年緝妖書
三十二年十一月　皇太子第一子生頒詔大赦諭吏
部　恩詔一欵郎中歷俸七八年以上應陞外任者擬
與應得職銜塡補

三十三年正月諭禮工二部朕第二子福王出府成婚

有年宜遵　祖制分封孫建藩府會同擬議來看定于

河南府內監孔一龍工部主事房楠督造　二月　皇

太子第一子百日命名傳諭禮部朕元孫誕生尊上

聖母徽號書諭天下宗藩復思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

氏每欲進封因帑藏錢糧不敷暫行停止今宮闈大典

業已告成　恭妃進封皇貴妃其　皇太子下欽命選

侍王氏亦當有封號以襄慶典查照禮儀以上　禮部

奉　聖旨冊封　皇貴妃日期迫近錢糧尚未造辦何

以成禮朕覽皇明典禮一書　皇太子正妻封妃次皆

才人如何部擬不合着另擇吉期再擬封號仍以其書
須閣中及禮部　十二月二十八日丑時　皇太子弟
二子生諭内閣先年面奉　聖母慈諭傳浙江南海普
陀寺古剎被毀基址尚存欲要發心修復不費官貴民
力欽發銀兩盖造繼續祀延香火用表護國祐民之誠
朕即遵奉同　皇后等俱遵助工銀兩遣官今已修完
朕思　聖母面命朕發虔誠理當勒石恭成始終以傳
永久卿可作一碑文特諭卿知
臣國禎曰昔成化初　皇太后壽節姚夔等諸大臣建
醮行香給事中張寧力諫夫諫官之體自應如此然

主上一段孝思大臣將順亦無不可以　泰陵恭儉好
學宮中不廢慶讃傳至　神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夫
宮中雖號壯麗然兢兢守法度不敢移一步無機務之
煩罕接對之禮瞻佛像以申崇嚴因焚修以志禪恱母
道也陰教也繼體之君豈能時時奉侍緣而飾之經嚴
之開與凡名刹之建聚百順以效承歡孝莫大焉家有
百金之産其母拜佛拈香其子趨蹌奔走是謂家慶慶
必昌而不然者曰悖
三十四年當大察吏部都察院皆缺正官署印者吏部
左侍郎楊時喬都察院左副都詹沂屢請補正官或各

部尚書代攝不報惟命時喬沂協同行事正月二日考察起初四月復有　旨戶部尚書趙世卿代理時喬冊請印務合併專管報曰察典已有　旨著楊時喬詹沂舉行凡二日考過三省如何又有此奏昨誤發批紅文書當即查回停發今不遵已降之旨卻請未出之命輒自耽延成何政體着即依行以竣大典時喬沂皆勵清節禮部署印左侍郎李廷機如之當除夕　上在宮中謂左右曰此際廷臣受朝覲官書帕閉宴打關惟楊李詹三老兒清寂可念蓋其深受　上知如此

三十五年閣臣朱賡年七十獨任久病疏不啻十餘上

旨極哀苦至五月十五日籲請速補閣員末云臣生死直一身一家之事今且先其所重　上感動手諭曰枚卜卿屢懇請朕以明悉連日愼思但任大責重且因近來新進喜事之人私結朋黨援引濟擾是以遲疑卿可傳示吏部即會九卿科道推素懷忠義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卿宜保護調燮毋生疑畏以副眷懷時其子左通政朱敬循省父北行至嘉興得疾歸卒賡以聞報曰卿子病故聞而傷痛朕心惻然但股肱輔弼先國後家宜抑情遵理愼加調攝稍可即出贊襄太醫堂上官領御醫看視簡命閣員已有　旨了尋會推七人于愼行

趙世卿劉元震孫丕揚葉向高李廷機楊道賓廷機清

品爲　上所知爲士大夫所亮然有病其鎖屑者幾不

與列推上點了葉李復傳諭內閣朕恩在籍舊輔王錫

爵贊襄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

欲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擬諭來行吏科都給事中

陳治則上會推本末批曰李廷機日講有年功多啟沃

署部屢遇大典勤勞懋著爾等衆議素負清節已點了

當以國體爲重不必紛紛賁擾廷機三疏辭職舊止兩辭報

以卿近在輦轂宜直前任事仍循趨超固讓急公之誼

謂何遵　旨到任不必再辭夫李之人品如此　上之

眷注如此亦可靜聽觀李之設施何如而言者攻之不
已傳諭吏部近來兩衙門專以揣摩猜疑枉害良善逞
臆制人全無國體昨日枚卜在廷各官皆有品隲請自
上裁有何密囑王元翰胡忻呶呶求勝不已疑君誣人
成何國體姑且罰俸半年延機上疏求退　旨曰卿乃
朕所特簡被命五旬亦無逡巡不出之理乃幾一履任
徇私羣黨輒來攔阻逞臆抗命已有　旨了卿宜信心
直行即日入閣　先是南中有妖寇劉天緒事文武爭
功張皇牽累不逞者因而播私帖驚擾上下南兵尚書
孫鑛奏妖黨屢布妖言等事奉　聖旨留都根本重地

陵廟尊臨設有內外守備衙門及兵部參贊機務俱有
專勑如何事多掣肘致使奸黨妄肆跳梁是何法紀職
掌奚存所獲犯人著兵刑二部覆加詳議行南京法司
從公問擬具奏一切善後事宜責令孫鑛悉心經理始
終其事毋得疑畏罪人既得此後只宜撫綏鎮靜宜布
朝廷德意以安重地近來科道官借言特攻挾私滅公
牽引瀆奏誣害忠良旁觀者杜門推避當職者解體瞻
心致機務遲疑非激濁揚清之任好生可惡姑念言官
俱不究治　閏六月京師大雨兼旬不止街衢深者丈
餘禁城塌四十餘丈張灣大木盡數漂流糧船撞壞失

米四萬餘石民房倒者無數壓死數十人　上曰京師
災民着五城行查照例量給房租銀救濟戶部發太倉米
十萬石平糶工部急濬溝渠疏通水道又曰今幸雨歇
又未知天意如何着大小官員常時恪恭乃職毋得玩
愒直待有災方行修省祈禱豈未雨綢繆之意　江西
通省南糧船料盡與豁免太監李道之奏　給事中夏子陽行
人王士禎使琉球還却所餽黃金共一百九十二兩旣
還其王舅毛鳳儀正議大夫阮國疏致原餽　詔曰覽
奏具見該國誠敬但夏子陽等却餽能廉正得使臣之
體禮金着來使賚回　福王庶第一子生疏言外藩舊

例請名必符五歲臣男生于京師事體不侔若拘于例
則臣父子面覩之時不無呼抱之情入朝　皇祖母
父皇御前寧無歡愛承應且請名填註玉牒非敢請封
下部覆　上曰福王尚未之國准百日賜名以便呼育
廷機復自陳宜去者五且言近日奉　旨處分皆
御筆親書如雲漢昭回發下該科有目共見它有關係
者首輔總票盡以歸臣至禁發抄一旨亦謂出臣所擬
欲箝人口而壅聖聽一唱百和臣性戇直實不耐此六
宜去言者始比臣于包拯王安石今比臣秦檜過此以
往何所不至七宜去　上曰卿勤誠敬慎朝野共知每

章覈票擬皆服叛覽裁斷有何專擅豈得以浮言疑似介意遽求休致何忍于心郎出安意輔政　湖廣巡按史學遷薦隱逸舉人瞿九思又薦華陽王奉鋭賢孝九思黃梅縣舉人萬曆癸酉科春秋第八本縣知縣張維翰激變小民借九思求解不應反誣讒華撫按辯白江陵特之沉闇閉門著書者三十餘年華陽王分封澧州建拱宸樓以表尚祀臨思親樓以事繼母歲租不及千盡散貧宗積書幾萬卷躬披朝夕先世莊靖以純孝揚溢於以崇文著王實東賢當與三十四年襄府歸城王載墋並美併旌　工部奏內供難缺貧商難僉　上曰內供商役偏累五六疲民殊為可憫着遵屢旨　皇親戚畹縉紳錦衣衛及世職駕轍俱皆優免不得擅聽仇誣報派餘酌定人數會同僉報其間嚴虛實杜囑託滅墊費禁需

索等項俱要從公執議加意體息務使人心樂從稱朕
愛養畿民之意　京軍該給布花者十九萬三千有奇
工部以缺乏那處請詔内庫暫撥九萬匹工部冊請
詔如數與之蘇州五年内欠至八十萬二千餘匹載入
考成嚴追有司停俸　河南灾　聖諭朕念小民貧苦
令歲又多水旱各該被灾地方着撫按上緊勘實具奏
照分數蠲免其積穀去處就便從宜放賑灾重者多方
設處戶部奏畿内灾民委實異視　上曰這六郡灾傷
之處准照順永賑糶事例發臨德二倉米五萬石平糶
以蘇民困價銀徑解該鎮抵充年例　聖諭兵部朕雖

靜攝宮中心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柔遠安邇詰戎振
武之事尤惓惓焉昨見滇夷作孽時阿克作亂撲滅非難何
日久蔓延任其焚劫失郡邑戕官民如入無人之境撫
鎮官平居防守何爲臨事制禦何策陳用賓沐叡都着
住了俸戴罪殺賊自贖如縱寇遺患併治不貸其保身
失事爲國死事官員了無分別奚以激勵人心着巡按
作速勘來處分又粤地遠在萬里交夷竊發果否逼逃
作何防勦失事地方作何保禦着撫按也從實勘報還
東建　不思國恩不遵貢典招亡納叛意欲何爲地切
陵京豈容如此怠忽該督撫鎮巡等官務要申飭軍令

嚴戒將領毋習故格尅以失軍心毋自弛威嚴以生戎
心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該部即便馬上差人行文與
他毋知道昨余懋衡閱視條奏邊務業已有 旨未見
奉行具奏仍還傳諭各邊守臣一體振刷以稱朕意
安南賊突入欽州事聞 上曰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
劫失事不小地方官職守何在蔡夢說延撫等都着戴罪
剿賊自贖楊應春等着革冠帶克爲事官立功督遇等
着巡按嚴行提問夷情及失事等項一併查明具奏戴
燿久任總督不居禦制謂何豈得盡委下吏姑着上緊
討賊仍嚴督黎惟新合兵同剿擒獻首惡及助賊人立

限與他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　廷機復上自責自訟
累君累友懇求罷免以贖罪殃疏言　御批御史宋燾
降調並重降姜士昌臣不勝驚惶今月又批臣疏以閣
務命臣卽出臣不勝感激尤不勝危懼　因念臣至不肖
皇上用臣費
計多主張既用之後復費許多庇護臣之所以累皇
上者一至于此而諸臣爲臣費多少口舌多少白簡更
因罰俸降級臣之所以累其友者一至于此臣昨得書
疏謂之不過爲舊臣一貫發耳臣不幸叨中一甲同庶
吉士讀書因有教習館師爲舊輔門生又不幸臣之舊
用舊輔在朝又不幸當南北二輔偶有猜嫌之際然臣
本無偏黨當其會問奴書臣作色直言府部九卿科道
錦衣衛諸臣所共聞見則臣心事昭然而人見臣師生
之誼如初遂疑其阿附一人疑而羣疑起一人言而羣
言生矣鼂雲翰條陳年例一節未審及舊輔臣謂禮部
官莫管科道事雲翰怨臣因而陵轢百端至呈臣朦朧
臣欺紀綱之陵夷未嘗與較六年考察禮部例處二員

乃以浮躁處之今言者引大學一條以雲翰爲有彥聖臣爲媢嫉而臣則引論語一章惡訕上惡不遜至謂死由考察則禮部司官四年內死者七人蓋有美陞而死者矣要之風聞言事言官之常叢所云殺人媢人比之豺狼比之秦檜而自比于勃嚴嵩之楊繼盛不無過激然而言官論事激其常也其意爲封殖衙門薦賢未見推用者過舊轄而發憤于臣之新進者誠爲波及然而言官論人波及亦其常也乃不意上干聖怒而重加之譴則臣之過益積而不可解罪益大而不可贖矣明旨不許救援臣何敢救言官顧不敢不自救伏望皇上原宥宋燾姜士昌免其降謫准將臣放歸田里則群猜盡融萬紛俱靜臣下不累友上不累君卯難而退臣之幸也亦朝端國體之幸也

上曰卿忠直清正朕所鑒知妄言亂政的已處分了卿宜即出安心佐理勿生疑畏愼毋固辭

三十六年四月朝鮮國王妃金氏奏前王昖卒于去年

三月立光海君琿請命爲科臣胡忻所駁謂臨海君珒居長琿居次珒因倭患被虜復歸遂有立次之請未允令擅立非次當改　上曰立子以長萬古綱常該國素尚禮義何乃敢行廢立自取亂亡移文秉公詳究臨海何以廢光海何以立具奏定奪　兵部奏滇南元兇未獲報捷冒濫宜防　聖諭該省賊首未擒府印未復戕戮甚慘師老無功乃猶屢報捷音豈無掩殺避罪之弊且張名世正在軍中報功獨多尤屬可疑着巡按一一從公勘來以憑議處撫鎮二臣失事不小姑着戴罪殺賊必以獲　酋復印方可自贖仍另推堪任的刻期前去

爽勅毋得久延悞事　劉綖往雲南討賊請給關防
聖旨與做雲南討賊總兵關防事平之日奏繳該省人
民既遭賊害地方官若復掩殺避罪禍豈不更慘西南
僻遠此等情弊難以遽聞朕垂念遐方甚懷惻惻已有
旨着巡按從公查勘還作速囘奏毋得遲延掩飾今後
用兵務在除害安民不許沿襲舊弊自取罪愆劉綖沿
途要安靜無擾若量度地方寧息爾部即另行推用
閣臣朱賡奏故鄉水患異常　聖旨連日見南直隸江
浙各處報災方深軫念覽卿奏家鄉水患益用惻然便
着該部行文各該撫按官分別蠲賑毋事虛文請寬租

段量留稅銀已知道了其改折等事通將省直所奏酌
議來看今民窮財盡又當此異常災變國事艱危方藉
卿忠謀至計悉力匡維奈何以修纂爲辭堅欲引去甚
非爲國家分憂共患之誼宜體朕此意卽出贊襄毋得
再辭　雲南報擒賊首　聖旨這賊夷連破城池八處
殺戮平民無筭乘虛直入幾失會城撫鎮三司官各有
地方之責平居備禦謂何臨時束手無策徒以印信餌
賊爲退虜全身之計却又上下蒙蔽妄冒報功據獲首
惡是眞益見前報之僞欺君殃民法難姑息陳用賓沐
啟都着撫按官解送至京從公問擬薛夢雷身爲藩長

印從司出漫無主持且着回籍聽巡按查明來說彭應
時本轄失事降三級調用楊俊臣帶道有失姑降俸二
級羅希益失事較多着降三級調用汪如淵范繼斌華
任聽勘陳典白明通黄榜毛文彩都着撫按官扭解來
京究問王啟光等三員唐肇元等七員馬阜等四員都
革任提問魯化等三員都調任用　時大寮多缺侍郎
楊時喬久署吏部老病力辭不允考選久不下固請得
發大閱朱賡當國力攻恣意描寫賡不勝困卒廷機亦
不能出止向高在事最于最苦宫府益扞格賴蒋二人

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西直門外所居一帶軍民忽報
虜至盡皆逃避然原非虜人係新推薊鎮總兵官王國
棟帶夷丁赴任從昌平經過訛傳所致久之始定　聖
諭朕第四子瑞王長成理宜婚配着選民間淑女擇日
行禮時喬竟卒于位起孫丕揚吏部尚書初至上四事
即不報凡兩月推上無慮百餘疏俱不報窘甚丕揚疏
明之知人誠未格主天厭素貪老病陡發乞放回籍向
高亦極言　皇上篤念舊臣委以重任必有一番信用
一番轉移乃推舉諸疏概留不發以致抑鬱請病大失
人心　上始批丕揚本曰卿公清端亮簡召方新正需

碩德表正百寮如何遽稱疾求去且目下推陞大選期
迫急即出供職不准辭其題補內外官待朕詳覽即與
簡發仍慰諭向高亦言銓臣之賢有　旨留用當即出
佐理于是督撫以下等官稍稍得旨凡事若塞若通向
高竭力綢繆閣部號稱同心雖不能止臺省之叫號而
其疏亦卒不行蓋腹心清定股肱堅強即耳目眩亂亦
不至顛仆也　兵部尚書李化龍疏秋防事空各邊戰
守當加謹隄備極言遼東危急之狀　上曰邊防事空
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增武備日弛兵數雖
多堪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

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委你每屢説遼東緊急着戶部
即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
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
該鎮以為募兵克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巡鎮官着實
用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修復屯田以助糧餉不
許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　增遼東試額五名
上曰試額准增以待遼士昭　朝廷軫念重鎮鼓舞作
興至意以後中過科目不許希便遷移以致地方空虛
違者不論已未仕進盡行革黜問罪其餘俱依擬行
戶部請各邊糧餉　聖旨朕深居靜攝每念未嘗不在

小民邊計今歲各處奏報災傷重大兄遼鎮等鎮兵餉
急缺朕心惻惻欲發內帑但節年拖欠金花銀兩數多
雖有各處稅銀接濟官用尚且不敷准借馬價銀二十
五萬兩工部稅銀十五萬兩解發各鎮支用其北直隸
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福建四川當年征在官聽解內帑
稅銀准留以二分解部以克軍餉一分賑濟饑民移文
彼處撫按官務要分散得安窮民獲沾實惠方稱　朝
廷軫念優恤　至意
三十八年　上益恭默批發者內外庶僚推陞只一是
字巡按復命舉劾下部凡閣臣部院條陳告歸疏皆留

中淮撫李三才被劾有救者有再劾者前後凡一年有餘疊積不可勝數其餘兩衙門聽其自作自止自相攻擊皆以不聞不見處之從自出城者自詹沂俟慶遠而下數十人不能止也自冬及春畿內山東河南兩淮四川大旱四月初二日正陽門城樓火十二日器皿廠火姑批向高疏云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春已來恆風亢暘又兼門廠被灾朕甚儆惕精心虔修消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卿豈忍懃然求去還著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佇望速出贊襄愼勿再陳傳戶部
聖母慈諭發銀十萬兩朕將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

銀共五萬兩又令　中宮等各出贄剩共七千兩一併
給發行撫按官酌量災傷重輕賑濟畿輔災民各處流
來饑民發倉米二十萬石分給廷機三年中百疏不下
六月裹首自往會極門拜表求去　聖旨覽奏知卿病
尚未瘳又兼天暑失調扶掖具本親奏情詞愈懇朕心
惻然卿為朕股肱但天氣暄熱宜慎加保愛特遣太醫
院堂上官診視卿還善加調攝慰朕至意明年東宮講
禍攻南北關尋張差事發　上方居　太后喪孝慈寧
宮見羣臣見關本
四十三年十二月　聖諭朕以頻年天象示警心常兢

傷昨覽該部再疏題請鼎建殿門以完鉅典因思物力
難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今浚河修城一時並舉工
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困于征輸
致使正供錢糧反無所出京邊之費一時多乏朕思憫
然已遣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其開礦抽稅原
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征天地自然之利今開
礦年久各差內官俱奏礦砂細微朕念得不償費都着
停免礦俱封閉以完地脉靈氣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
有司照舊徵送稅監一半并許二產解進內庫濟賞賜供
用之需一半解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奏帶員役止着

押解催償錢糧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官令地方棍徒
搶奪致民不安商稅不行及處正課撫按官同該監官
不時訪拿治罪聊朕仰上天仁愛祖宗鑒臨敬畏修省
實政及朝廷權宜濟助夫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
有措辦便奏請通行停免淡付　聖諭朕思孔子繼往
聖開來學筆削魯史春秋明善惡順陰陽百王不易大
法萬世所當誦法者巳有旨卿等傳講官日每撰寫講
章進覽又朕聞先臣丘濬纂述大學衍義補書古今事
理備具考論節目精詳有裨政治嘉悅無巳命該監重
刻傳布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卿等撰一文來序

首備示朝廷明德新民圖治至意

補錄計十二條

上即位方十歲以英明聞宫中謂之　小世宗一日

穆廟恭妃遣内使持金茶壺一遺其私家爲門者所奏

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内器不當闌出　詔笞内使三

十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　先帝所賜器

不可出也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雙送至内閣閣中

蓮花早開江陵并以獻　上温旨諭荅已而出白燕還

江陵

丙子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 命講臣六人題詩扇
扇繪花木鳥獸人各五柄六人者學士申時行中允何
洛文陳經邦贊善許國編修王家屏張位也
上於禁中撿得 成祖四駿圖示閣臣四駿者 成祖
用兵所乘也各爲詠題奏之 上悅賜金巳又撿 成
祖鵲嘆子卷一幅以賜藏之内閣閣中一時公卿儒臣
皆行題詠翰墨甚精賜内閣者一小卷仍有一卷長丈
許鋪文華後殿竟卷此則藏之内府矣
丁丑十二月 上出畫册一函凡二十六幅 命講官
六人分賦學士申時行諭德何洛文各賦五幅洗馬許

閣中尤陳思育修撰陳于陛于愼行各四幅奏 上賜銀豆畫多蟲魚山水甲無款識中有 宣廟御筆精絕一幅爲玄兎圖以淺烟籠之意態安閒如生稱神品于公所分者 宣廟汀鷺一幅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鸂鶒也

丁丑武淸伯李文全舍人任軍士布花儭人多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浙支布一疋驗之果紕繆不堪即謂 太后言狀 太后怒甚遣諭內閣欲并武淸之職 上御講筵亦召閣臣言狀江陵爲營救得止 太后乃召武淸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侍出數

之而抵其家人於法由此服罪歛戢矣

庚辰文華殿西內角門柱礎有天下太平四字拭之不滅江陵以爲瑞也請　上臨觀　上見不懌曰此僞也盖龜尿書之入寸許鑿一層不滅術家戲法　上固知之矣

癸未五月出百子圖命三輔臣申時行余有丁許國各賦詩

丙戌七月　慈聖皇太后宮中花盆內長出紅蓮一朶心內生一朶九蕊尚未開着文書官宋紳送內閣看畢仍送回隨上詩賀

戊子三月大學士申時行進　聖祖御筆凡為御批勑
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或片楮短札或累牘長篇硃書
墨書真體草體備具謹裝潢成冊進呈奉　旨　聖祖
御筆詔覽着查取歷朝實訓及實錄來進三十八年九月前南京尚寶司卿蔡悉奏進高皇帝大學錄
八月　上閱壽宮頒賞觀沙河見水勢洶湧因問黃河
何如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對以十倍未止　上愕
然與命賦詩述其狀
乙未九月從　建文年號附于　太祖高皇帝實錄之
後

類補註

從祀

十二年十一月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先隆慶五年進薛瑄三十七年獻章諡文恭居仁諡文敬

二十三年七月周輔成敦頤之父從祀啟聖祠

四十一年十二月羅從彥李侗

賜額

十二年五月王守仁天真書院額曰勳賢

十四年八月　國初龍陽縣典史青文勝祠額曰惠烈

有

傳

二十三年二月于謙河南祠額曰忠節

優賢

二十一年正月劉元卿爲國子監博士陞禮部主事舉人吉安府安福人

鄧元極國子監博士舉人建昌府新城人致仕

王徵臣國子監博士舉人吳縣人遥授

原任通判王升吳縣人馮行可華亭人加一級

三十三年十月章潢順天府教授布衣南昌人致仕

三十七年十月瞿九思翰林院待詔舉人黃梅縣人

存問

十年五月大學士徐階八十賜　勑大紅蟒一襲彩幣

四表裏銀五十兩閣臣皆用此禮

十六年六月南京兵部尚書郭宗皋九十二

十八年三月大學士郭朴八十加月米四石人夫八名

前致仕未給

二十六年三月禮部尚書陸樹聲九十

三十年十月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以立　皇太子

三十四年八月加　皇太后徽號再問

其年十月吏部尚書楊巍九十

三十六年戶部尚書畢鏘九十

二十八年南兵部尚書楊成八十

四十一年五月大學士申時行沈鯉八十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九